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42  
28 October 1977

CHINESE

第二〇四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贾帕尔先生

(印度)

理事国: 贝宁

洪加武夫人

加拿大

拉普特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巴迪先生

毛里求斯

胡森先生

巴基斯坦

希德尔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420)(续)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几内亚、圭亚那、莱索托、尼日尔、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多哥、突尼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越南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贝贾维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圭亚那代表杰克逊先生；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卡马拉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和越南代表丁伯诗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加纳、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国代表的来信也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按照惯例，我建议，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在征得安理会同意下，邀请刚才提到的各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数目有限，我请加纳、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苏丹代表们在安理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加纳代表博登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和苏丹代表迈达尼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莱斯利·哈里曼先生十月二十六日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很荣幸以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要求按照安全理事会暂定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参加安全理事会专门讨论南非问题的会议。”

安理会以前曾邀请其他与审议此议程事务有关的联合国机构代表。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认为可以遵照安理会暂定议事规则第39条规定，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认为安理会同意这样的程序。

我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安理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恢复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各理事国注意第S/12427号文件，其中载有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一封信。

今天上午的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正如其他先我发言的人所强调的，安全理事会目前进行的辩论早于二十多年前即开始了，是由主席先生，贵国印度开始的，印度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政策启发了无数的自由战士。

(喀麦隆)

这次辩论由你主持进行，对非洲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而言，使人对安理会的讨论抱有希望，也使人相信讨论会有成果。

我不需要在此重复提供有关的种种事实；最近世界各地的报界都已提到，充分证明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突尼斯大使要求紧急恢复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应当的。我只需要提到我的弟兄阿扎尼亚泛非洲主义大会外交主任大伟·西贝科先生十月二十四日在这里发表的动人而详尽的发言就足够了。

我极诚恳地谢谢你，也谢谢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让我在这种情况下，在此地又一次表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对南部非洲，特别是阿扎尼亚局势的不幸恶化感到严重的忧虑。

数百年来，比勒陀利亚的一个白人冒险家集团，靠武力起家，为了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地位设计出一套统治制度和政治哲学，因而数以百万计的被统治的人民被剥夺了一切人的尊严。

现在已无需再提到夏普维尔大屠杀的惨案，发生至今已十七年了，这次大屠杀向全世界充分体现了这种凶残政策的恐怖和滔天罪行，完全无视于希特勒纳粹主义留下的教训。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审议了十七年，但始终无法迫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头子放弃他们的侮辱人格的种族隔离政策。

但如果国际社会——各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大会——采取的反对种族隔离措施和运动的价值，那显然是不对的。这一点我们只需要举出在马普托和拉各斯分别举行的会议就足以作证了。这两次会议都是为了要尽可能地唤醒国际舆论注意这个恐怖主义政权的罪恶，两个会议通过了一个行动纲领，如果坚决执行无疑是会产生效果的。

但是刚刚针对南非人民所施的那些镇压措施清楚显出，谴责该政权和表现殷切期望的时代已过去了，如果安全理事会真想发挥《宪章》规定的作用，最后就必需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镇压的方式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不仅因为它要借此消灭它的反对者，而且根本是源于它自己的本质，它的内在的邪恶本质。因此，它除了非法逮捕和拘禁民族主义领袖，把他们在南非的监狱中处决外，它还残杀孕妇和不到四岁的儿童。

这就是为什么被人们认为在数百年镇压下已经屈服，过去只能抱怨、诉苦的人民，现在要起来拼死造反的原因。

“索韦托”这三个字从今起将代表一种人民愤怒呐喊的声音，他们坚决要夺回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即使是赤手空拳，也要对抗拥有大量精锐武器的那批刽子手。

这种局势还需要预言家才看得出必然会引出遍地流血吗？难道还有人真的相信，这种施暴还可以不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一直继续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的第6D(XXXI)号决议中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紧急行动并对南非实施军事和经济制裁的原因。

我们非常痛惜安全理事会不能一致通过一项可以保证执行有力措施的决议。安理会中三个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这件事只能被认为是在鼓励比勒陀利亚骄横不改、一贯不合作的态度。

沃斯特藐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显然是因为他自恃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的确，难道他不是自认为西方世界在非洲南部对抗所谓敌人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吗？难道他不是相信，凭着这一点，凭着南非同属西方世界的国家，他就可以在不论任何情况下对彼此的声援，或更正确地说是彼此的勾结，有恃无恐吗？

比勒陀利亚政权至今仍能存在和种族主义者沃斯特顽固坚持其卑鄙的种族隔离政策，完全是因为本组织中某些会员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同它有密切的联系。

南非自诩为一个军事大国，因为首先，有某些国家把它当作军事大国，这些国家不顾大会重复的呼吁，向南非提供大量精锐武器甚至使其成为核武器国家。

全世界对沃斯特最近暴行所作的反应似乎可以肯定，那些迄今依然认为有可能与比勒陀利亚对话的国家在态度上已有所改变。

我国外交部长让·克恰先生在十月十三日大会的发言中说：

“虽然我们对任何与种族主义死硬派举行的对话都不抱希望，但我们还是很注意五国所作出的努力。”(A/32/PV. 33, 英文本第68页)

克恰先生还说，过去十年来，我们对这些种族主义者信用的破产早已司空见惯。

才不过十五天以后，事实果然证实了他的话。

所以，安理会似乎除了通过非洲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外再无可推托了。这份决议草案中包括了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措施，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使沃斯特认识到，所有以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己任的国家要阻止这种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其激烈程度是与数百年郁积的仇恨的程度成比例的。

此外，这份决议草案符合我刚才提到的大会第6 D (XXXI)号决议中所指出的国际社会的期望。

我国代表团深信，安理会有责任作出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禁运的决定，武器禁运根本是浪费时间，因为南非自己现正大肆制造各种武器，以及它需要的飞机、军用直升机、装甲车、配件、轻型武器、后勤设备等等。安理会的决定必须规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严格经济制裁。任何建议，任何威吓，任何精神上的谴责都将只能引起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那帮人的嘲笑，结果反而鼓励了他们。

我国代表团也认识到所有会员国如果严格实施经济制裁会使某些国家受到若干真正的损害。但我们要提醒它们，如果继续因循延误造成暴力危机的爆发，那么他们会身受更大的危险。

最后，我们深信，维护和平，保卫自由，以及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斗争——这些宗旨也都是《宪章》所揭示的精神——比任何物质方面的因素都更加重要。

三十多年前数以百万计人们为着捍卫这些宗旨而牺牲了生命。也确实是为着要完成这种崇高的事业才产生本组织的。

主席：谢谢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个人和我国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尔代表。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波瓦松先生（尼日尔）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工作繁重，现在已快有一个月了。你的国家是民主和尊重生命的活生生的象征。你有悠久和举世公认的明智传统，作为主席，你是我们都钦佩的活的民主的楷模。

我也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让我在此代表我国代表团作简短的发言。

索韦托小镇的示威行动受到了流血镇压，史蒂芬·比科又惨遭杀害，因此，沃斯特和他的同党又向国际社会作新的挑战。

真的，南非在最近几周有一些严重的情况发展，不但一些南非的舆论加以谴责，甚至那些因环境的影响，习惯于在该国看到一个自然会消失的暂时现象的一些人也加以谴责。拥护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将受历史淘汰。对这些人历史先使他们疯狂，失去理智，今天已是无所不为，为的是想要再次扼杀一些曾经受到容忍的自由运动，因为这种运动拒绝坐视野蛮和法西斯主义——也就是种族隔离——恶化变成制度化。十八个反种族隔离的机构受到取缔，一家非洲日报《世界》也遭查禁、未经审讯而逮捕或拘留了49名黑人领袖，以限制性措施——包括软禁——对付某些白人，包括一名编辑和一名教会牧师，都是最明显证据，说明现在再没有任何事务能制止比勒陀利亚的那帮人。

这些情况发展不久以前才引起差不多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看见这个制度诞生，看到它成长；它得到所需的一切滋养加速成长而变为强大。今天，人民在反抗，这与纳粹的历史非常相似。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世界终于不再有幻想，拿起了枪杆子，象四十年以前一样投入战斗。但是，如何才能让世界从幻想中清醒，因此而节省不但是宝贵的时间，并且也避免丧失许多生命，避免使整个人类蒙受耻辱？我们如何能粉碎那已经正式做为立法制度的仇恨和死亡的锁链？非洲和整个世界都不能再等待。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是完全违反道

(尼日尔)

德的。这种主义不遵守任何公约，放出自己的毒素，疯狂地奔向毁灭，它是无法停止的，直到全世界了解了魔鬼的真意，决心将它置于死地为止。

沃斯特骄傲地承担责任的那些措施一点也不新奇。那些措施的背后是一个诡诈的政策，一忽儿穿上反共的外衣、一忽儿带上虚伪的民主色彩，但是，这种政策骗不了任何人，除非有人甘心受骗。

因为归根结底，谁能够相信比勒陀利亚那批人会有民主的意思？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同样的伪装，那时在德国它也始终鼓吹任何代表正义与和平的事物。在那时，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去考虑那个正义的真义，也没有去思考希特勒要的到底是什么和平。或许这就是纳粹主义能够在怯懦的环境里成熟的途径。许多领袖大概就是由于疏忽吧，接受了纳粹领袖的诚意。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永远是后退，最后就是慕尼黑。今天，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只有少许变化而已。

同样的国家，昨天受纳粹主义的害，今天对类似的政权居然表现出那种应受谴责的容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骇吗？是否我们应当相信自由在不同的环境中就改变了它的意义呢？难道我们应当相信，是否反抗压迫与国家恐怖统治必须取决于谁是受害者，而并不是因为压迫和恐怖主义基本上违反人道违反民主？他们想要欺骗什么人？我们能够用壮大它的经济并向维护它的人提供军备的方法来打击种族隔离制度吗？非洲一直耐心地听取那些表示诚意的声明，可是这些声明不断地被发表声明的人的实际行动所推翻。

如果大国和中级国家向种族主义的少数表现出它们应当表现的坚定态度，阿扎尼亚黑人的悲剧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顶点。虽然如此，国际社会从一九四六年就开始在这方面作出无数的呼吁。一九四六年联合国首次审议南非的种族政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通过的决议不就已经吁请联合国各会员国与南非政府断绝邦交、禁止所有挂南非国旗的船只进入它们的港口、制定法律禁止它们的船只进入南非的港口、杯葛所有南非的产品、避免向南非输出产品包括武器和军火、并拒绝任何属于南非政府或在南非法律下登记社团的飞机享有着陆权和过境权？

(尼日尔)

已经过了十五年了，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期望能够对南非的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反而是忘记了这个决议或者故意忽视这个决议的国家。自从那时起，由于它们跟阿扎尼亚人民的刽子手大力加强经济和军事合作，这个种族主义的堡垒今天已经大步迈向成为核国家的道路。从这些国家的举动看起来，好像沃斯特的恐怖主义危害国际安全的程度还不如那些目前惊动了西方国家首府和外交部的空中劫机事件。当然、事实上空中劫机是对文明社会的一种攻击，而沃斯特正在镇压的是那些无名的无助的人民。

每个人都采取谨慎的态度、不敢太乐观。最近播下理性种子的创议会不会成功呢？明天，只需要某些船只的行动就可以点燃又一次反共的火焰，因而损害到这些人民的保卫，二十年来这些人民要求这个崇高的大会给予他们的公理。

沃尔维斯湾是西方的前哨，这个地方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它必然会卷土重来成为谋求非洲的那一部分和平的障碍。沃斯特那一伙人是玩这种方法的老手，不幸的是，将来还是一样，许多国家又会为了一些肮脏的利益而给予这伙人某种了解，这样，戏法可以周而复始地变下去。

尼日尔真希望能够毫不惭愧地抱乐观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于最近的事件表现出义愤，我们至少感到一些宽慰。以践踏阿扎尼亚的多数黑人来满足虐待狂心理的举动终于开始使这批人寝食不安。情况毫无疑问有一些进展。我们马上表示高兴，同时我们希望，这种进展会加快，早日撞起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的丧钟，使得阿扎尼亚自豪的人民最后能重获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尊严。

我们在阿扎尼亚的兄弟所进行的斗争最后一定能够完全解放该殖民主义最后的堡垒。看起来，其他的一些举措，甚至非洲的举措，据说都显示出现在已经到了从基础上摇动世界上唯一容忍种族隔离制度并令其发展的堡垒的时候。因此，有些应对过去历史负责的国家，面对着我们这个时代中的矛盾毫无办法，结果侧目他顾，任由命运来决定非洲的前途。这些国家夜郎自大，以为流一点血就能治病，就像殖民战争时代一样。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非洲人都使非洲向前迈进了一

(尼日尔)

步。一个非洲人若是为了替一个阴谋服务，使过去的屈辱和剥削能够安稳地过去，那么他就是对我们后代的侮辱，特别是对阿扎尼亚人民的侮辱。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以尊敬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全面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来进行斗争，那些依然与种族隔离政权维持关系的会员国尤其需要如此；我们必须严格执行认真有效的禁运，不仅限于武器，因为工厂和兵工厂已经存在，并不需要进口大量物资，必须广及任何可以推动和润滑种族主义统治者的机器的物品，我们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斗争；我们必须以采取各种应付比勒陀利亚的局势所必要的新措施来进行斗争。

虽然大家都了解一般所说的人权，可是大家要等到南非扼杀新闻和结社自由后才能引起全世界正义的反应，这是一件颇为奇怪的。

我国代表团重申其向可卑的种族隔离政权进行斗争的决心，并支持一切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本着这一立场，我们完全支持贝宁、毛里求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所提出的四项决议草案（S/12309/Rev. 1, S/12310/Rev. 1, S/12311/Rev. 1, S/12312/Rev. 1）。为了争取平等、我呼吁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成员国都采取同样的行动。这只不过是对阿扎尼亚刽子手的公平的答复。

主席： 谢谢尼日尔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先生。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并通过你谢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国邀请我参加讨论本项目，我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南非局势严重，就不说别的客气话了。 我必须就意义重大的两件事表示意见。

第一点是，安全理事会现正在印度担任主席的时候审议南非的局势。 我们记得，在一九四六年，促使联合国注意南非种族歧视问题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印度。 我要乘此机会向捍卫和平与人类尊严的伟大领袖圣雄甘地表示敬意。 他在国际社会一级开展斗争的，他被人侮辱，被人虐待，他带来了一个思想和行动的新纪元，结果改变了印度，冲击了整个世界，特别是英法这两个帝国。 即使在今天，他的主义和言词还激发起许多人豪迈的情绪。 甘地对于全世界各地非暴力的消极抵抗来说永远象征着一种鼓舞。 我们认识到，他的思想对美国近代史上非暴力抗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不分黑白，每个人在法律之前都是平等和自由的，他的尊严和自由是受到宪法的保证和保障的。

经过早期抵抗种族隔离政策以后，南非被压迫人民的领导人接受了圣雄甘地的思想。 但是不久他们就了解到，种族隔离的含义是暴力。 他们的经验是，和平抗议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使种族主义者越来越残暴，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强硬。 多年来，这些领导人体验到，消极抵抗的结果是在种族主义的监狱里遭拘留、拷问和杀害，大批儿童和妇女也在他们祖国的街道上惨遭杀害。 从近来发生在南非的一些事件来看，和平抵抗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二个要点是，安全理事会是在十月二十四日联合国日那天恢复讨论南非问题的。 这次辩论的结果将是对所有成员国的一种考验，尤其是那些按照《宪章》享有特权地位的成员国有特别责任。

(尼日利亚)

这次辩论的结果将向整个世界，尤其是在南非的受苦大众表示，如何把我们对本组织《宪章》所尊奉的宗旨和目标所抱的信仰变为有意义的行动。这次辩论的结果将显示，我们作为成员国愿意作出多大努力来避免，如本组织《宪章》序言所载的：

“……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的战祸。”

南部非洲是否会爆发一场种族大战主要是取决于安理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我要提请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特别注意这句话和它的含义。

安理会对解决南非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实在是太少，而且迟延太久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忽视了这些问题，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已经采取的措施。也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南非被压迫人民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努力或种族主义者一贯的残暴作风。

二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二年，就在联合国这里，亚非国家向大会提出整个种族隔离问题，并警告说，这个问题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一九四六年八月，南非的金矿工人按着甘地的哲学，进行和平示威，抗议他们面临致死的肺疾病的危险和他们所处的恶劣的生活条件，但是他们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残暴的镇压和杀害。

一九六〇年发生了沙佩维尔惨案。反对通行法令的和平方式的抗议遭到武力镇压，结果约有 67 人死亡，成百人受伤。就在联合国这里，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讨论这个局势，并且认识到，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就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十五年前，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大会通过尼日利亚和其他成员国提出的第 1761(XVII) 号决议，要求对南非采取制裁，并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第二年，安全理事会本身一致认识到南非的局势“严重妨碍”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说法是英国外交官开始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可疑的。

此后许多年以来，种族主义者继续维持现状，而我们继续引用“严重妨碍”这个

(尼日利亚)

委婉的用语。他们的残酷镇压反而变本加厉，他们进一步巩固恐怖统治；他们对数百万南非黑人和他们的领袖又有新的暴行。人民在监狱中被杀害的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索韦托惨案。比勒陀利亚的恐怖分子武装部队横冲直撞已越出了南非的边界。一方面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很少产生积极行动的决议，一方面南非照常我行我素。贸易和投资在南非是来往不绝。种族主义者的朋友继续从南非的新奴隶制度中牟取暴利。种族主义者在他们的朋友协助下，就要到达获得核武器的地步了。多年来，这些事情已严重地危害到本组织的信誉和权威。对南非的紧急问题，本组织似乎是不闻不问。

就根除南非的种族隔离而言，联合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因为种族隔离严重阻碍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真正的国际合作。

所有忠实于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必须按照《宪章》的所有有关规定携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扫除种族隔离。

今年三月，我曾在本会议厅表示特别委员会对南非局势感到焦虑，同时指出它的义务和审慎的意见。当时，有些代表团要求多一点时间，要求非洲集团表示支持，从而采取旨在和平解决南非问题的各项措施。他们认为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可能听取他们的明智之言。

今天我不必详细谈到后来的事态发展，尤其是自从上个星期以来种族隔离政权开展的新的镇压行动，取缔了十八个组织，封闭了三家报纸，拘捕了无数人民。

事实是众所周知的。过去四天的事态发展正好是惊惶失措的独裁者和他的恐怖主义者一伙惶惶万状的表现。就是西方的新闻界也指出，沃斯特政权对南非黑人的舆论和他们政治活动的一切踪迹加以镇压，结果这种活动都转入地下。

占南非人口五分之四的被压迫的黑人除了加强地下活动和武装斗争以外，已没有任何选择。

种族隔离政权已疯狂到极点，竟然准备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只限白人”的普

(尼日利亚)

选，目的是在取得一项与全世界为敌并加紧镇压的命令。它计划十二月六日在博茨瓦纳共和国边界设置第二个班图斯坦。它又疯狂地扩军备战，并把全国军人的服役期限从12个月延到24个月。一九七六—七七年度预算中，单单拨作军备的经费就达20亿美元。但是我们竟听到有人说这种动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没有威胁的。对邻近非洲国家所作的侵略也说成是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过去一年之中，发生了一系列爱国人士在拘押期中死亡事件，最突出的是斯蒂夫·比科惨遭杀害这件案子，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当然对种族隔离政权所监禁的人民的生命安危十分担忧。

种族隔离政权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各种威胁和侵略之后，对南部非洲和平的威胁显然扩大到极为严重的程度。

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拿出决心采取行动，绝不可再含糊其词或说些自欺欺人的话就算了。迟一天采取有效的行动，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被杀害，和平也因而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比勒陀利亚的恐怖主义者——我用这些字眼是经过考虑的——把2,000万在南非被压迫的人民作为人质——我选用这些字眼也是经过考虑的——显然已预备发动战争的。我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的其他特设委员会现在正在处理恐怖主义和劫持人质的问题。

根据理想主义来对待南非这样违背人道和没有理性的情况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已注意到西方国家近来的抗议和谴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见到许多外强中干的抗议、诺言和声明。这种言词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自从一九四八年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当权以来，西方国家就对它悉心照顾，并且以大量的武器、投资和贷款纵容该政权。现在这个被西方纵容的孩子已敢向其保护者，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挑战。种族主义者的发言人甚至宣称美国政府各级近来所作的声明是无的放矢。

(尼日利亚)

以我和我所代表的委员会来说，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所缺少的就是经常在这里提到的：采取行动的意志。

两个月前，尼日利亚荣幸地担任了世界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大会的东道国，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政府、各组织和各方面的领导人。所有与会者都保证个别地和集体地努力消除种族隔离。

世界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拉各斯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宣言》，对下列行动制定指导方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执行强制性的全面武器禁运；停止所有可使南非获得核武器能力的援助或合作；采取经济及其他措施，例如停止对南非提供贷款和投资；取消现有的投资；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解放运动提供更积极的援助。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如果不彻底执行《拉各斯宣言》和按照《宪章》第七章而制订的强制性措施，就不能解决南非当前严重局势的需要。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都起来响应，迎击沃斯特政权的挑战。

我们要感激不结盟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对南非解放斗争所作出的一贯支持。我们敦促西方各国实践它们的承诺以便能采取普遍果断的行动，因为这是我们避免一次浩劫，消除南非的种族主义压迫和彻底解放非洲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安理会的西方成员国，特别是西方的常任理事国，必须明确指出，惊惶失措的沃斯特，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正在卫护西方的文明，拥护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必须切切实实地告诉沃斯特，以国际行动应有的清楚语言告诉沃斯特：共产主义的威胁、保护好望角航线的责任以及他所谓保护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些话尽是痴人说梦。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认为，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种族隔离的这条狭窄道路早就走不通了。我们不必向落在后头跟不上形势的那些成员国辩解了。我们现在要求它们的是，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行动。我们认为《拉各斯宣言》

(尼日利亚)

就象我先前所说的，已指出所有可能的途径来对种族隔离采取有效的行动。

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这不但是为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自由和平等而进行的斗争：这也是为全人类而进行的斗争；这也是使人类在第二十世纪摆脱奴役的斗争。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坚决支持他们，不管他们采用何种方式，直到他们取得胜利为止。

我们提议，作为第一步，安全理事会应：谴责南非政权并向它发出严厉的警告支持《拉各斯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宣言》；执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一切军事装备及其备件的供应执行强制禁运并吊销一切在南非制造这种装备的执照；停止对南非转让可裂变物质或转让核技术；禁止对南非提供一切贷款和投资；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来监督这些措施的执行。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强调，除非武器禁运中也包括对南非供应军事装备和制造这类装备的各项合同，要不然武器禁运在此时是不可能有效的。

我们知道，有些国家近来同南非订了合同，供应大量军用飞机、潜艇、小型护卫舰，并提供了装配和制造这类装备的执照。如果禁运的执行只限于未来的合同就象亡羊补牢一样，不但是欺骗我们自己，也是欺骗公众舆论。

关于同一点，我要再强调指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有一份关于一个西方国家近来发行的执照的目录。这个国家表示它现在要加入武器禁运，我希望也能拖它来加入强制性的武器禁运。

此外，我要强调指出的是，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如我们常常指出的，同禁止外国贷款和投资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后者已使南非增加它的军事开支。曾有人强辩说在南非增加投资能促进有效控制并有利于消除种族隔离，这些人现在应该明白我们多年来所说的话了：我们指出多年来在南非的投资越多，它的军事开支就增加得越快，南非的镇压措施和为进行这类措施而设立的机构也就越来越强大凶狠。

我要提一提西方国家作出的提议，它们建议各商业公司采用改善非洲人工作条

(尼日利亚)

件的行动守则。虽然我们赞成改善非洲工人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容忍种族隔离社会投资，不顾大多数人被他人奴役的任何提议。例如，许多这些公司替南非的镇压机器制造器材，我们不能只是因为这些公司勉强增加一点非洲工人的工资或让他们有机会象白人一样使用餐厅就同意这些公司继续进行业务。

身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象我刚才说话的时候一样，我不能不有一点激动。谢谢你们，我希望我的发言没有违背安理会的行为准则。

主席： 谢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向我说的亲切的话以及他对我国和圣雄甘地的称赞。

下一位发言的是毛里塔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毫无疑问，一九七七年将成为非洲历史上最惊人的一年，也是非洲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转捩点之一；这一年，非洲人民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异常惨酷的事件，遭受了无可补偿的损失，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家也必定记得今年是非洲大陆各地人民受到更加疯狂的暴虐行为的一年，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他们唯一的罪过是希望能够和地球上所有其他人民一样过自由的生活。

非洲人民在殖民地时代受到种种违反道德、违反法律和正义的虐待，由于若干非洲国家获得独立，非洲有些地区的情况逐渐好转，但是还有数百万人特别是在南部非洲，他们的命运仍然是悲惨的，使我们的自尊没有一天不蒙上阴影，使象征本组织基础的一切原则蒙受打击。

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审查南非的紧张局势。以前已举行过很多这种会议。事实上，自联合国创始以来即有这种会议。由于安全理事会在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不愿意按《宪章》的授权负责作出最后决定。特别是因为本组织差不多所有会员国都表示了一致的愿望，而南非政权就凭这种默然支持竟然一手造成向本组织挑衅，严重违反道德、正义和法律的局势。

因此，安理会再次要审议的情况是国际社会经常关注的，是有辱非洲人尊严和自尊的一种情况。

现在有一位第三世界的子弟印度常驻代表来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这是非常幸运的。因此，主席先生，请让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因为我们早已知道你的才干和能力，特别是你处理本组织面临的问题所表现的机智和正义感，所以，我国代表团确信，在你的主持下，安全理事会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会进一步提高第三世界的声望，也符合第三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

几个月前我谈到安全理事会针对南非局势举行过的多次会议。最近的一连串会议是在阿扎尼亚发生了举世注意的、特别危险的事件后在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

(毛里塔尼亚)

召开的。继沙佩维尔和苏韦托大屠杀惨案后发生的这些严重事件，应促使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强硬坚决的措施约束南非，制止其灭绝种族的政策。

不结盟国家当时提出了几项决议草案，其中包括了各种实际的提议。如果接受了这些提议，肯定会有助于避免南非最近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暴力行为和南非政府肆无忌惮进行的并且还在进行的大屠杀。

由于某些顾虑，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顾虑是：

首先是因为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表示异议，并认为有必要继续谨慎从事，必须先用一切和平解决办法然后才应采用所要求采取的措施。

其次是因为这些国家向不结盟国家作出坚决的保证，一定尽其所能劝使南非重新走上正义和法治的道路。为了消除不结盟国家和解放运动理所当然的悲观情绪，这些国家也在这里作出某些声明。它们极力促请南非政府改变态度。

会议过后，安全理事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国同沃斯特政府接触。尽管我们对这些外交手段的成功可能表示悲观，但由于希望这五国会不遗余力地使南非政府觉悟过来，我们非常注意谈判的过程。但是五国的努力仍然没有成就。人们满以为五个西方国家已为南非政府取得光荣的解脱办法创造了一切条件；怎会意料到南非政府竟然破坏最基本的礼仪和规矩，在五月已经从事暴力行为，其残忍和不可一世的态度使整个国际社会感到莫大愤怒。

在五月里所作的卑鄙勾当中，至少有一件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我指的是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以国内保安法为名对一名以前为工会活动分子的59岁的黑人加以逮捕的事情。他在扣留期间惨遭酷刑，结果死在开普的监狱中。

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又有一名南非人在狱中受到毒打后死亡。九月二十五日，2万名南非弟兄姊妹将史蒂芬·比科同志安葬，他是被沃斯特政权残酷地杀害的。

全世界仍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动机使南非警察要犯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史蒂

(毛里塔尼亚)

芬·比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也是一个理想家。但是，他的爱国，他的理想是和他的温和、富于同情、宽宏恕人的哲学结合在一起的。

几乎有三十年了，这样一种政权就是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的对象。这个政权直到今天仍然在世人面前炫耀它那种早已为整个国际社会否定和谴责的罪恶哲学。

三十年来，南非以“西方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博取某些人士的同情。这次安理会是三月份开会的，现在已有八个月，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的立场，它们认为实行强制性制裁的时机还没有到。也许这些国家觉得按照《宪章》规定的责任，它们必须采取比较谨慎温和的政策。我们没有理由对它们的诚意表示怀疑。但是，今天我们更认为更能提醒这些国家：时光正在消逝，南非的妇女、小孩、老年人每天在被杀戮，南非的监狱挤满了被监禁的人；他们只有一死才能获得解脱。

我们又告诉他们，三十年等于一整代的生命；沙佩维尔和苏韦托的孩子以及阿扎尼亚人民永远不会宽恕联合国方面的缄默，因为缄默无异是与沃斯特政权同流合污，该政权支持。最后我们要告诉他们，现在是将理论付诸行动的时候了；因为阿扎尼亚人民虽然获得很多口头上的承诺，但他们仍然继续在南非政权的独裁统治之下；因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没有作出一个决定。

今天，南非局势已到了不可扭转的地步了。沃斯特政权已陷于不能自拔的矛盾中，绝不会毅然痛改前非的。因此，世界舆论一步一步地要求对种族隔离的提倡者采取一致和有效的行动，幸而有新闻机构正确地报道了今年南非人民遭遇的各种悲剧，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展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已产生了一些影响。

兹将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世界报》一篇题为“沃斯特回避问题”的重点的社论中的评论节录如下：

“比勒陀利亚当局十月十九日掀起的镇压浪潮规模之大，是一九六〇年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以来所罕见的。镇压产生了双重的挑战：对国内来说，该政权残暴的强硬态度使所有那些仍然希望进行改革的人士感到愤怒和震惊；对国外来说，比勒陀利亚加紧独裁主义统治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意见的一种直

(毛里塔尼亚)

接侮辱。该政权以西方文明的捍卫者自居，但却如此藐视基本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对该政权早就视为对敌。”

据报又称：

“美国的强烈和迅速的反应似乎对南非政府充满威胁。对沃斯特的顽固行为早已感到不快的国务院对这种必定会影响华盛顿同比勒陀利亚之间关系的不幸行为表示遗憾；同时，似乎表示要对这个冥顽不灵的盟国考虑采取报复性的措施。沃斯特政府蓄意采用的强硬措施，使南非社会更不可能依照卡特政府所希望的逐步走上改变的道路。”

最后，该报又作出以下的评论：

“沃斯特先生蓄意回避问题的重点，很容易迫使华盛顿及其西方盟国比以前预料中更快地采用他们不愿意用的经济压力，因为这是牵制这个日益孤立的政权的唯一方法；它得到的唯一支持主要来自一些军事独裁政权。”

这一点雄辩地说明了年初以来发生的变化；如果能够以具体的行动贯彻执行，不单可以恢复安全理事会的声望，还可以增加组成本组织的所有国家的威望。但是，只有通过和执行不结盟国家向安理会提出的各项决议草案，我们才能实现这种改变。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特别是实行经济制裁，肯定是安全理事会对可恨的南非政权采取有效行动的先决条件。

但是，万一阿扎尼亚人民寄托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希望不幸再次落空，那么，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前途一定非常暗淡，国际和平与安全一定受到严重的威胁。

我深信安全理事会这次会明智地吸取过去的教训，最后能够采取公正和平等的行动。

我们可以保证阿扎尼亚人民一定胜利！因为，任何人民的最终命运决不会是受人支配，受人统治，受人剥削的。

主席：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的发言，并谢谢他对我和我国所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加纳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博登先生（加纳）：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很感谢你让我今天有机会就南非问题向安全理事会发言。安全理事会在你的主持下对目前南非的局势进行辩论，这是饶有意义的，阁下的外交才干加上贵国在反对种族隔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坚定立场，使阁下在主持安理会的事务方面有杰出的资格。

对国际社会而言，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国际社会里已经有很多国家觉得沃斯特政权这个法西斯政府，这个以恐怖和高压手段来对付其黑人大多数的政府所施的暴行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了。但是上星期在南非发生的惊人事件对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权都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并且破坏了我们《宪章》的一些原则，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必须和其他国家一道严厉谴责南非政府灭绝人性的暴行。

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的成员都知道，加纳自一九五七年建国以来，一直是彻底反对种族隔离的。我们自从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以后就积极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及其施行者的斗争。我们反对这种种族歧视的制度，这种反对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处世经验的根本，我们决心为消灭这种制度而战斗，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如果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共同努力不作出贡献的话，我们就是对不起这个世界，也对不起我们自己。

我们绝不信任沃斯特及其同僚，我们常常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其他国家一直不愿意给予联合国必要的支持，让它可以有效地对付南非政权呢。我们曾经多次参加安理会以及大会的辩论，安理会和大会都向南非发出呼吁，要它停止对黑人多数横施暴行。我们都清楚，这些呼吁对南非领袖的想法和政策并无重大影响。所以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多数所施的暴行渐渐变本加厉；从沙佩维尔到索韦托，它对手无寸铁的多数施加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仅仅因为这些多数要求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

虽然我们相信南非政权过去和现在从不打算遵守我们《宪章》所尊奉的崇高原则，但我们一直相当忍耐，使那些对沃斯特及其政府仍抱希望的会员国有一个机会，可以设法改变南非的局势，这些国家以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最近该国黑人民族主义组织遭到取缔，民族主义报刊被封，黑人和其他人士被拘禁等事件，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安理会一些成员国在以前辩论同一问题时所表示的希望简直是完全落空。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负起责任制止该国政治和社会局势继续恶化。国际社会不能推诿责任。

到了现在，如果再一一提到崇高的安理会就种族隔离问题所通过的许多决议，是毫无意义的。同样，如果在此再详细指出种族隔离的种种罪恶也会浪费各位代表宝贵的时间。因为我们认为今天安理会中不可能有任何成员国会为这种丑恶的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下采取的种种行动再作辩护。因此，现在需要批判地评量南非政权到今天为止所作的表现，需要集合我们集体的政治意志，果敢地对付这个政权。这个政权在言行两方面都显示出它有一种独特的倾向，要把这个世界带到冲突和混乱的边缘。

由于考虑到非洲大陆，也是国际社会，面临重大的危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采取果敢的行动，不但要保护南非大多数的男女，也要保护我们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避免过分的干扰。

加纳政府认为，上星期发生的事件固然是悲惨的，但现在国际形势十分有利，是根据我们一贯的政治和道义标准采取措施的时候。假如我们放过这个时机，后世一定会永远谴责我们面对南非数百万兄弟姐妹命运的问题竟然懦弱无能。我们又认为现在是我们集体抚心自问的时候了，从而判定以南非人的政治前途来换取靠不住的经济利益是否是明智之举？使我们被人认为是公然侵犯南非人的权利与意愿的同谋，本组织是南非人唯一的希望了。

在这方面，加纳政府要赞赏地指出美国的卡特总统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杰出领袖所说的令人意气昂扬的话；他们确切地表示沃斯特最近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他们

( 加纳 )

又同意目前的局势需要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对付那些如此大肆剥夺阿扎尼亚人民权利的人。

那么，我们既然谴责南非政权的暴行，又计划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国代表团建议，在这方面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在最紧急的基础上采取下列措施：第一，强制性的禁止向该国出售一切武器，包括备件和机器；第二，断绝同南非的一切经济和文化联系，包括停止为南非召募移民劳工；第三，切实实行石油禁运；第四，停止对南非的核计划作任何其他援助。

加纳政府认为应该根据宪章第七章而建议采取这些行动，因为加纳认为沃斯特政权最近的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 由于该政权的军事和核力量正在不断增长，它才胆敢作出我们上星期都看见的行径；过去数个月中，好几个南非领袖已经公开地吹嘘它们的这种力量。 因此，假如这个共和国加入核俱乐部的话，我们怕的是南部非洲的政局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从所有迹象看来它是会成为核国的，除非这方面的进展大幅度拖延下来。

加纳政府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并没有忘记五个西方国家为整个南部非洲的政治局势取得一些改变所作出的努力。 不过，我们坚决认为除非沃斯特被迫感到本组织权威的全部力量，否则不能期望整个区域会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变化。 因为无论我们的努力是为了解决纳米比亚的局势，还是为了津巴布韦局势或阿扎尼亚本身局势，我们必须记住沃斯特是任何拟定的解决办法的关键所在。 我确信安理会的西方成员国同意这一点。 因此，我们必须准备解决沃斯特及其法西斯政权，才能够期望整个南部非洲会出现有意义的变化。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提醒这个庄严的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授予安理会。 安理会绝不能为了狭隘的经济和条约利益而抛弃这种神圣的责任。 世界各地的人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即使在备受剥削、毫无政治权利的阿扎尼亚人民所处的情况下，人权也是应该维护的。 西方国家履行这项神圣责任，就是它们的文化的确实价值

(加纳)

受到考验。也就是说：文化价值应该以本身的开明价值观念来判断呢？还是根据它们对邪恶的种族优越论所抱卑鄙的容忍态度来量度呢？它们在只不过是三十二年以前，才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决定性地拒绝了这种邪说。

今天我们的选择是明显的，时机已经成熟，数百万人民以迫切盼望的心情注意我们如何行使我们的权力。我们是绝不能再失败的了。我们要向安理会、要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更要向全世界保证：为了履行我们对阿扎尼亚人民的承诺，更为了我们对神圣的《宪章》理想所作的承诺，加纳政府必定在采用强制性制裁行动以及其它根据《宪章》第七章而采取的对付南非的适当措施方面提供最充分的支持和合作。

主席：谢谢加纳代表对我个人以及我国所说友好的话。

理察得先生（联合王国）：这是我们今年第二次开会审议南非的情况发展。现在我们是在比科先生阴灵之下开会。他并不是第一个死在监牢里的被拘留的南非黑人。不过，他是南非新一代之中最著名的人士之一，他要求及早摧毁种族隔离，并准备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的。新闻报道指出比科先生可能是死于脑部受伤和内伤。我们在等待官方的验尸和昨天开始的调查的结果，我们预期案情调查会毫不含糊地揭露比科先生的真正死因。南非政府仅仅把举世的关心视作肆意干涉内政是不成的。据该政府说，在过去十八个月内，大约有二十名被关禁的人士死于“意外”，国际社会因此而要求该政府作出公开保证，这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也是在南非公民活动和组织最近被取缔南非报刊被封闭的阴影之下开会。我国政府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十分简单明了。南非政府要我们相信它是西方文化忠诚的捍卫者。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国所珍惜的价值观念绝不是以我们上星期看到的那种行动来捍卫的。我们的价值观反而因此受到破坏和削弱。但既然它要这样辩解，我们的答复就是南非必须知道它会受到西方准则的裁判。事实证明它是不合这种准则的。我们曾谴责世界上剥夺言论和个人自由的其他地方。

( 联合王国 )

我们也谴责南非的同样情形。我国外交大臣欧文博士上星期曾说过：不准那些代表南非多数人利益的人发表意见绝对是一种不幸的开倒车，会使那些象他一样主张南非社会出现和平演变的人更难进行任务。

不管我们各自政府的政策如何，南非舆论的走向极端实在令我们感到震惊。南非政府正在退守到自己的防卫工事。它这样作是故意地，差不多也是毫无考虑地脱离了大多数人民。 双方都越来越各走极端，那些鼓吹最低限度应该开始拆除现有的障碍的中间派人士，现在孤掌难鸣。

我希望大家都深深理解我们的目标。我们盼望见到南非有一个所有居民——不论其肤色、种族或信仰——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该国的各种机构，创建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 我们希望有一种和平与民主的转变，不希望分裂变成暴力斗争。我认为该地仍然可以避免冲突，但南非政府必须开始改变它目前的政策。 因此，我们准备以我们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敦促鼓励南非境内的转变，这并不完全是惩戒性的措施。 因此，我们对每一个事件的反应都是经过谨慎判断的。 多年来，英国对南非实行自愿性的武器禁运。 我们在核领域方面也不同它合作。 三年前，我们要那些在南非营业的各英国公司遵守一项商业行为守则。 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已经印发了自己的守则，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鼓励自由的、非歧视性的产业工会逐渐成长，赞成工人们应该享有平等待遇，不问种族。

因此，我们已参照了最近的事件审慎地考虑我们的责任。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南非取得武器和有关物资，确是构成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联合王国将会同意并投票赞成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同时，我们希望非本组织成员的国家也会立即采取同样的行动。

我国外交大臣去年五月说过：

“如果我们减轻或停止对种族隔离的谴责，就会危及我们促使南部非洲其他地方以和平民主方式走上独立的立场和能力都会大受影响。”

(联合王国)

不过，假如有人以为在南非决定彻底脱离国际社会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复杂谈判的话，那是天真的想法。我们必须察看整个南部非洲的发展，我们也必须评量什么是达到我们目标的最好办法。

本组织的很多会员国会主张——其中一些已经这样主张——我们应该彻底排斥南非。不过，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南非有不少白人也积极地请求——我差不多可以说是欢迎——这种排斥南非的运动。出于大家都熟悉的历史原因，我国比大家更为了解南非白人的大部分的态度。我们不希望看到南非白人自己走进将来无法逃脱的思想的囚笼。孤立势将导致进一步的孤立，对外界舆论会抱一种没有理性的蔑视态度。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对南非政府和所有南非人提出意见，同时聆听他们的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希望白人社会深切的理解，感到有迅速、及早和影响深远的变化的迫切需要。

现在南非政府最低限度可以作的就是撤消最近的取缔和逮捕；但必须作得比这个更多。它现在必须认真采取步骤开始摧毁种族隔离制度，涂脂抹粉的表面改变是不够的，而英国也不会认为这样的改变就够了。南非白人有时候责备我们纵容或鼓励南部非洲的暴力行动。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行动的。如果象眼前一样，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所造成的屈辱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民不顾一切采取行动，非洲白人不应该感到有什么惊奇。我们有些人认为应该以接触和逐步反应的作法来对付南非局势的国家，而不是用孤立和报复的办法。我们这些人责任重大，必须力求情况改变，因为只有改变才能避免在南部非洲发生大悲剧。英国不会推卸这种责任，我们准备尽我们的力量。我在这次发言中已经指出，我希望我们对今天这种局势的反应，以及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通过这样内容的决议，体现了我们是接受这种责任的。

主席：我希望今天下午其他安理会的成员国，会仿效联合王国代表今天早上发言时所树立的典范，我特别是指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印度等国的代表

下午一时散会